

罗援：“鹰派”不孤独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了解我的随他怎么说吧。”面对网络上不同程度的批评，罗援引《诗经》里的话回应。登录微博后的各种遭遇，仍然让罗援感受到公共舆论中的重重“机关”。

有老一代革命家的父母，还有亲赴前线作战的战场经历，罗援直言不讳自己身体里流着“强硬”的血。不过，在经历微博“风波”后，身为将军的罗援更加熟悉了当今舆论的复杂。不会回避的他反而更愿意和网民们交流，他说：“微博就像大伙的一个公园，我也来公园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5月19日，罗援在济南观看“五三惨案”史实照片和资料。本报记者 张中 摄

“民众的支持非常大”

5月19日，做客“齐鲁大讲堂”的罗援依旧阐述着自己微博上的强硬观点，但这一次，在他讲话的结尾，台下的听众都报以持续的掌声，甚至一些听众起立向他致敬。

“你看有些领导的讲话洋洋洒洒两个多小时，一句错话也没有，但是一两句顶用的话也没有。哪些话让人在头脑中有深深的烙印？没有！”罗援挥舞着一双大手，一直不停地讲话，台下的听众点头、感慨，没有一个中途去过厕所。

“网上热议毛泽东十句影响中国的经典语录，你一看那就是毛泽东的手笔，我把它念出来，和大家分享。最具真理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值得我们牢记的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罗援的祖籍在川北苍溪县，但他一口带着西北口音的京腔，时常掷地有声。一位听众听完大讲坛说，罗将军虽然讲的是军事，但是说了许多百姓最想听的话。“听完罗将军的报告后才记起他

是一位将军，听他说话，就觉得解气！”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亚洲安全研究教授大卫·莱此前曾专门就中国“鹰派”发表研究论文称，他们的“鹰派”言论能轻而易举地成为重要新闻，而且听众无数。

曾有媒体认为，中国的鹰派因为率真和强硬，缺少网络微语言的包装而显得“孤独”，但罗援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在网上看到的社会，和你接触到的民间不太一样。“在网上有对我的攻击，有误解，有不解，有别有用心，但是到了民众中去，我发现民众对我们的支持非常大。”

理性的强硬派

“我是一个强硬派，但不是鲁莽的强硬派，而是一个理性的强硬派。”对于自己鹰派形象的描述，罗援每次都要再做一个解释。

这一点，连美国同行都颇为认同，认为仅从罗援的几句观点上并不能推断罗援就是一个强硬派。

罗援此前说，自己身上的强硬来自父辈。他的父亲罗青长是中共隐秘战线的元老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如今已95岁高龄。在担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时，成功地破获了刺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和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在军区大院成长起来的罗援，深受战争年代老一辈军人的作风和素质熏陶，如今他虽然是一名军事理论研究者，但是眼神、做派和语言无不透露着军人气质。

但参加过抗美援朝对美作战的罗援，也并非一味地强硬，而是理性看待不同问题。

“我接触美国人时就发现，你要跟某一个美国的个体，比如学者进行交流，你会觉得双方之间还是很友好的，也很坦诚。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有问题。”罗援说，对美国不是讲软话还是讲硬话的问题，该表达我们的政策主张的时候，你是要理直气壮的。

罗援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他还曾记得某次会议上，有一位美国学者问他，如果美国介入台湾

问题，你们中国人会怎么办？”我就说，我们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不愿意和美国人打仗。但如果美国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也绝对不惧怕战争。”

在罗援眼中，父亲的老领导周恩来总理虽然在外交场合温和、健谈，但对于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周总理一直都有强硬的一面，这也是理性鹰派所具备的：既崇尚和平，又随时准备好战争。

“要听别人意见，不能天天开骂”

强硬观点在微博上引发热议后，中央网络办一位高官曾劝罗援不必理会那些评论，只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但罗援坦言，不能完全不理人家。“如果是有意见的，我会保留。如果骂的是老一辈革命家，我就删除了。”

因为这，罗援还中了一次“阴招”。

今年年初，一个常在网络上发布谣言的用户曾向罗援发难，提出18个问题，罗援逐一驳回了

他的观点。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名原来粉丝量只有几百人的网络谣言散布者，在罗援回复后，粉丝量一下暴增到几万人，反而相当于扩散了谣言，“他一下火了，我上当了。”

此后，这名谣言制造者被警方拘留。

罗援并没有因此像许多知名微博用户一样关闭评论功能，相反，他还学会了使用微信与年轻人交流。“质疑一些问题的青年中，还有一些观点模棱两可的。这样的人我就私信他，跟他说，有些东西你说得过了，我给你讲道理。”

同时，许多网友的网言网语也在影响着罗援。有一位网友回复罗援说，“看到罗将军的大度，我们很感动，你也别把微博看得太重，这里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公园。”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听别人的意见，不能天天开骂。”罗援笑着说，他也去百姓的公园转转，里面也有一些真知灼见，甚至自己也会逐渐适应这种网络状态。

(上接B01版)

被国外舆论认为“鹰派”之一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曾认为，中国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绝不能等到“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2000年当张文木在传媒公开自己“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主张后，“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声便在国外甚嚣尘上。

对于许多西方智库来说，中国军界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有极为关切的、长篇累牍的分析评论。

但空军少将乔良并不喜欢被扣上“鹰派”的帽子。他认为，军人如果一味示弱，那么国家就没希望了；军人处处逞强，同样会损害国家利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调研咨询小组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俞邃分析说，中国对外政策中已注入了“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过去求生存，如今求发展的我国外交策略也不允许我国对外过于强硬。

美国文化中崇拜鹰，国徽，三

军标识都会有鹰的图影。历史上，鹰派在美国政坛几度起伏，但未绝迹。美国鹰派倚重军事力量，从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作风，与美国国民十分推崇的“硬汉文化”十分吻合。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几次战争中一直活跃着鹰派人物的身影。

但中国不同，无论是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处理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中，中国鹰派的存在，往往是出于迫不得已或者保家卫国的考虑。

与鹰派相比，美国的鸽派主张强调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在运用军事力量时更加强调整理性。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其《国情咨文》中就提出：“在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爪抓着一把箭。我们必须给予两者同样的注意。”

美国鸽派的这一观点与罗援不谋而合：“我长了一双鹰眼和一双鹰爪，又长了鸽子的头脑和心脏。我们是尚武，但是我们又崇尚和。”

“我们都应是国家利益派”

在国内，中国鹰派的观点似乎并非完全受到欢迎。

“对外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更加理性一些，既不煽动一些民族情绪，也要坚持原则。”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学家雷颐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对一些中国鹰派观点并非完全赞同。他甚至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是，军队掌握强大的武器，应该成为国家政策重要的执行者，但不该过分干预政治。

在微博上，罗援使用“国贼”一词把自己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谁是国贼”的质问让罗援应接不暇。不过，在舆论风波过后，罗援认为，网上还有不少理性讨论的声音，这也促使他重新思考微博“阵地”观点交锋外的意义。

“我看到秦晓的一篇文章，谈到共同价值观，有人问秦晓是不是共知，秦晓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说自己只是一种忧患意识、问题

意识。而且他提出了不少问题，我们不能说这就是卖国贼啊。”

罗援说，“不管观点谁对谁错，大家都在为国家思考，这就是一种忧患意识。”

当谈到茅于軾所说的“钓鱼岛不能产生GDP”的言论时，罗援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军事家与经济家的战略眼光不同，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实际上，美国鹰派与鸽派的观点“互补”让美国总统在确定国家政策时游刃有余：一方面保持温和的形象，能够尽可能地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坚定执行鹰派路线，迅速达到既定目的。

在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类似的积极效应似乎才刚刚显现。

“奉行和平的国家，友好并非示弱。奉行扩张的国家，强硬也并非好战。”在外交问题上，俞邃认为，所谓强硬和示弱都不能一概而论。他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有一点可以确定，对外的强硬与否必须符合国家利益。

著名军史专家彭训厚少将则不主张把对外政策的两方分为鹰派和鸽派，而认为是在一种互相讨论中，为国家对外政策出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不管是军方的强硬，还是外交上的“韬光养晦”，讨论不需要明确的对错、是非。“对于国家的决策者，多方的信息、多元的意见、开放的舆论环境最好，这些都可以为公众和决策者提供选择和参考。”

雷颐也赞同这个观点，“对外只是一种方法，理性地看待和讨论对外问题，多方的观点可以不让公众的认知被误导。”

“在中国，我认为没有什么强硬还是不强硬，应该都是国家利益派，都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考量。如果是出卖国家利益，不管是强硬，那都是所不齿的。”罗援向齐鲁晚报记者表示，“柔中带刚，刚柔兼济，这就是组合拳。作为一个国家，对外上也要有这样的策略。”